

卷七

金石錄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

詩曰

莫怨天公賦畀偏窮通才拙似浮烟空思他日開中運
定今朝締好緣有聚終須風雨散無情何必夢魂牽莊周
蝶還非蝶總與乾坤化握權

這一首是說人婚姻富貴貧窮落難都由天定非人力可為無奈

世人終分明明理見人一時落難即要退婚絕交使從前一團和

好兩相離誰想他惡運一去忽然富貴自己反要靠着他所

以十年富貴輪流轉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計

於婦人慎重賢德貞靜不在容貌美醜如容顏俊美不

落子泥塗甚至為娼為妓遺臭萬年若容貌醜陋而能

書名 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1
編號 D8662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藏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小說
81(4)

雙紅堂
藏書

金石錄全傳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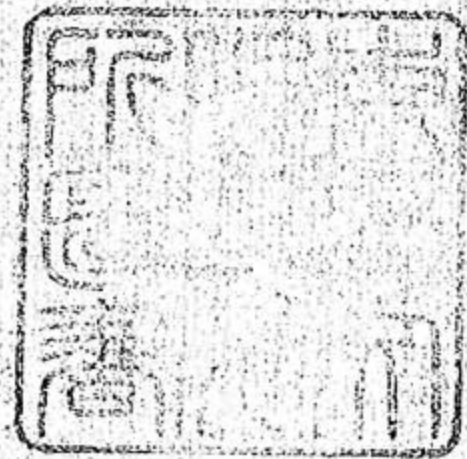
第十九回 慕原夫三偷不就

揆梅香一訴知情

詞曰 主婢相遂今朝翻轉真悲慟 憑天播弄墮落釵頭鳳
還想與我巧語將情控真惶恐一場春夢究竟成何用

右調點絳脣

話說愛珠聞知夫人根蒂遂將自己始末假言說明便道夫人既是無瑕怎麼公然受我磕頭春杏道他做人最謙虛連我們都不當了髮看待何況小姐昨晚一定不知我去對他說看是如何遂到戶沿對夫人道昨日討來的原來就是愛珠小姐夫人可知道麼夫人道休得胡說聞小姐嫁在利家公公現任爲官如何賣身春杏道他說公公做官清廉巡按貪酷無銀送他被他拿訪一門處死還將他與



科 2019-3

小燕官賣銀八十兩。夫人不信。喚來一問。便知。夫人道。既是小姐如何說。喚快去請來。春杏出去。果同小姐進來。夫人一見。忙道。原來果是小姐。奴家不知。多多得罪。賤體虛弱。不能起床。望小姐恕罪。快請小姐坐了。小姐道。彼一時。此一時。只怕不好坐。得。夫人道。小姐何言。此言。昨晚陷于不知。已經開罪。今既知道。奴家倒無坐位。小姐如何反說。一到家。即送小姐到員外院。君處便了。小姐道。多蒙夫人厚情。感戴不盡。若說送我回家。我是斷斷不去的。但願與夫人始終相同罷了。夫人道。小姐果肯與奴家終身相敘。是極妙的了。奴家情愿虛左。以讓兩個說說話。話倒也投機。原來一個是真心。一個是假意。彼時。愛珠寶無好處去。只得權時騙好了。夫人再處。夫人却是老寔人。見小姐如此。便也真心相待。不數日到蘇州。夫人滿擬林員外一家

必來。不想到家兩日。探望者甚多。獨不見林家一人。來到心中。疑忌。即刻着人去問候。回來說。林家房子已賣。都說爲了官事。產業盡去。到別處完了案。到家帶了妻女。一齊出門去了。又說不知何往。夫人大驚道。員外安分守己。何得有別處官司。既已妥當。爲何反又出門。可憐兩個老人家。這些年紀。怎受得風霜之苦。不覺傷感了一會。倒是愛珠聞知。心上暗喜。若然相見。必無好處。幸夫人相待甚厚。快活過去。光陰迅速。倏忽又經數月。忽報西邊大捷。不數日。又報狀元班師封鎮西侯。石有光封大將軍。一同欽賜歸里。然後到任。道全夫婦歡喜。是不待言。夫人更覺大喜。想官人既封侯爵。該有三宮六院。愛珠小姐原是他原聘。雖悔親男。嫁今幸重歸我家。看他口氣也欲同嫁。官人將來正好重續舊盟。官人義氣深重。決不恋新。忘故。小姐與

我二人甚好，決不忘情負義。即使讓他作正，亦理所當然。只官人看子節義最重，若與說明，決然不要。真如只說是我結義姊妹，立誓同歸一處，騙他成了親，慢慢說明，便了主意。已定未幾，狀元到家，各官出郭迎接，前呼後擁，八人憲轎先自回家，然後打發職事，轎馬迎接父母妹子。夫人方知公婆無恙，一同到家，隨與狀元一齊墻門跪接。彥庵夫婦久知媳婦賢德，一見好不歡喜，未幾房族親朋向來不理他的，今見他富貴封侯，盡來拜賀。狀元極意周旋，無一點驕矜之色。急急上墳祭祖，設席請人，足足忙了半個多月。夫人每欲勸他娶小，姪女到家，未有半刻之閑，難于開口。直至事情稍定，夫妻閑坐，夫人道：「妾身有一事，久欲與相公商議，因未閑暇，未敢啓齒。萬萬不可違。」

狀元道：「大人說那里話？下官的性命官爵皆係夫人成全，有甚話

說，怎敢違拗？」夫人道：「如此極妙的了別事，決不敢越分相強。妾身有

一個結義姊妹，與奴同庚，曾與立誓生死相同。向因家貧無暇，及此高

發後，正要對你說，又忽有皇命出征，今幸得勝封侯，諸侯原該有三

宮六院，故將姊妹久已接回，望相公成全擇日成婚。一則此女終身

有託，二則妾身可以朝夕相依，不負前盟。豈不一舉而三得麼？」狀元

聽說大驚，道：「夫人何出此言？我與你夫妻相合，情義最深，終身相守，

猶恐報答不盡，雖蒙聖上封侯，不過浪得浮名，猶如戲場上的紗帽，

一時熱鬧而已。怎麼認起直來說，甚三宮六院，自後切勿再言。下官

必不相從，徒傷夫婦之誼。」夫人道：「妾身與他立誓在前，今相公決意

不從，置此女子何地？」狀元道：「這有何難？待下官替他為媒，許他一個

好丈夫。夫人既已結義，多贈他些粧資，以後至親往來，豈不情義兩

到麼夫人道此計雖好妾身終要與他同事相公方得稱心望相公
 由從爲妙妝元道這個斷難從命說完竟出去了夫人見丈夫勸不
 轉只得又假設一計去求公婆說媳婦有句說話要求公婆作主
 庵夫婦道媳婦有甚說話我們自然依你的夫人道媳婦因身子虛
 弱常常有病前日將相公與媳婦的八字到星家一算說相公命硬
 該犯重娶媳婦命薄不應獨主中饋當另娶一人幫助方得齊眉媳
 婦自幼原有一个結義姊妹兩下立誓終始必要相同適遇媳婦命
 又如此相公又封侯爵原該有三宮六院媳婦久將姊妹接在家中
 公婆亦曾看見今早勸相公成就苦苦不從特來懇求公婆作主
 庵夫婦道別的事我自然替你作主獨此事只怕不妥夫人道却是
 爲何彦庵夫婦道你官人前日曾對我說當初江中得命全虧俞德

後到家娶親時滿身痲瘋亦在呼吸若非媳婦多方調治朝夕勤勞

不顧性命不辞辛苦性命必然難保今日功成名遂父子相逢皆汝

之力此恩此德沒世不忘怎肯重婚另娶想來說也徒然夫人道鋪

床疊被親操井臼做妻子的理當服侍有甚恩德但既蒙相公感念

就該爲媳婦算計倘果依星士所言一旦喪命上不能奉

不能撫養兒子有負相公恩情豈不反害着媳婦了彦庵道

如此說我們就對孩兒說便了只是我見那女子雖生得標致

龐薄面肉橫生兩眼邪視行步輕佻是个不情之女媳婦也須斟酌

不要後來懊悔夫人道他就不情媳婦終守此義決無懊悔彦庵道

賢哉媳婦我們待孩兒進來對他說便

媳婦之言一說雲程必意固辭說媳婦如此賢德豈有不壽之理

命之言何足爲憑孩兒向年一病幾死若非媳婦調治焉有今日彼時已在神前立誓終身斷不二色況今媳婦已經有子可免無後之慮若因富貴而悔誓盟此心何以對天地而治萬民故寧受違命之罪決不敢爲負義之人望參參母親相諒彥庵夫婦齊道好媳婦勸夫娶妾絕無妬忌之心孩兒立身有義全無貪色之念不是媳婦也配不得孩兒不是孩兒也配不得媳婦難得難得真吾門之幸也隨將兒子之言對媳婦說下夫人也無可奈何思欲慢慢再勸他那知愛珠小姐久已怨之不了罵之不絕原來雲程到家時愛珠先私自偷看見他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絕非利公子輕佻行狀十分愛慕思想他係父母自幼許的丈夫悔快退了反作成無瑕這賤人受用心甚不甘起初還望無瑕撮合重續前盟便好慢慢離開了他不

弄到獨主乾坤誰知到家已久只見他夫妻相好朝歡暮樂絕不將他提起至于夫人極意周旋他却全然不知故想一會雲程便罵一會無瑕一日忍耐不住知雲程書房在花園中便私自走進希圖闖見雲程便可通情一直來到書房見無人在內樓上圖書滿案走到樓前將書翻看了一會無情無緒見旁有榻床便去睡倒榻上恨不得雲程走進相抱同睡方纔快心那知雲程果然來到見榻床上睡一少年美貌女子大吃一驚說女娘何來如何睡我床上莫非花月之妖麼愛珠急急立起相告道榻公堂堂侯府花妖月魅誰敢輕入雲程道既非妖魅男女有別此是我的書室難道不怕旁人議論麼古語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怎麼獨自睡我書房愛珠道奴家有許多苦情來到園中散悶適見書室無人偶爾進來一看不知相

公到來有失迴避不厭絮煩請自坐了待奴細細告稟雲程道有甚
苦情快快說來倘可効力自當爲汝伸冤愛珠大喜正要扭捏些話
迷惑雲程誰知口還未開忽見一個丫頭走進說夫人請候爺講話
雲程便起身對愛珠道我進去有事你有話遲日講罷說完竟同丫
頭進去了弄得愛珠一團高興化爲冰冷又氣又悵原來雲程雖無
邪念愛珠聽他說話竟道有情夫人來請寔出無心愛珠亦認作有
意如何不恨只得悶悶回房將夫人足足咒了三日三夜恨不得咒
死了讓他又想雲程臨別曾說俟遲日講罷這明明是厭他他倒認
說約他遲日去故念念不忘時時察訪訪着雲程獨在書房竟不顧
羞耻獨自闖將進去雲程一見便喝道你究竟是誰家女了前日無
心到此這也罷了今又如何有意闖入書齋是何道理愛珠道奴家
有多少苦情前日即欲告知相公因相公有事進去未及控訴今特
來細細真知雲程道我與你水米無交你的苦情何必苦苦要告訴
我况我有夫人在內他做人最是賢德你有話只合稟知夫人等夫
人轉述緣是如何竟到書齋終屬不便快快出去愛珠道奴家到此
已經數月夫人豈不知道若肯爲我周旋早早對相公說了何待今
日自來告稟雲程道如此說你莫非夫人所說的結義姊妹麼若果
是結義姊妹就是我的姑娘了有話一發該向夫人說了阿姨怎好
與姊夫而談快請進去愛珠道相公你还不知被人欺瞞哩我與夫
人那里是甚麼結義姊妹你開口是賢德夫人閉口是賢德夫人还
不知他的根蒂哩雲程道我夫人是林員外的女兒愛珠小姐怎不
知他的根蒂愛珠道尚早哩我便是林愛珠小姐是你幼年原聘的

夫人他是我房中服侍的了，鬢名喚無環，做人最不正氣。常與小廝們頑耍，有了私胎，我爹娘要處死他。是奴相救，怎說是賢德夫人？雲程道：胡說！你既是林小姐，彼時我來迎，要你如何不嫁來，倒把了鬢代替麼？愛珠假意啼哭道：你不題起也罷。題起來，叫我好不傷心。從來一絲為定，千金為移。奴家自許與君，便是君家的人了。誰知爹娘誤傳公婆凶信，又見相公貧病相連，遂起賴婚之意。逼奴改嫁奴家，決意不從，受了許多打罵，奈係生身父母，拗他不過，只得效錢玉蓮故事，到半塘橋投河自盡。遇着揚州沈媽媽在杭州進香，轉來船泊半塘，將奴救起。見他是个寡居，遂認為母女，隨到維揚。只道他是个好人，誰知住了三年，竟將奴與小燕私，自賣銀八十兩，開說賣與征西大元帥的夫人。時奴家本欲到船，依舊投河自盡。直至下船一看，

原來就是無環，問起根由，方知爹娘見奴死節，難于回你，將他假作奴家嫁你。我想奴家千貞萬烈，為你守節，他倒現成做了夫人。心中不甘，要尋回來，說破他情極，再三求我，情願讓還夫人。自是側室，我倒也罷了。誰知相公到家一月，絕不提。今日若不自言，此心何日得白？雲程道：此言即真你也。只好怨父母誤你，我却不知今日夫人皇封已受名分，已正說也。遲了愛珠走近一步，竟將手搭在雲程肩。上道相公，怎說遲了？皇封難受，原是封林氏的。他一向肯受皇封，理應歸还原主。若說名分，我原是主，他原是婢。今日將他作妾，也不屈了他。若慮他，不肯相公現居侯位，這樣不正氣女子，就將他處死，也不為過。雲程大怒，將他手推去，道：休得胡說。看你這樣形狀，胡言亂道，也不像个貞節女子。快快出去，待我細細訪實，再處愛珠。还想

歪纏忽見一个小厮道來稟道撫院請酒已着中軍官登門三次矣
雲程道何不早講分付打轎隨即更衣上轎一面對小厮道以後着
你在園門看守方纔這女子不許放進若再到我書房重責三十小
厮答應看守不題且說愛珠又討了一場惶恐心猶不死想兩番都
被人闖破那有這般不湊巧必然都是無瑕這賤人有意叫來的此
仇不可不報只須再將幾句巧語去打動他諒無不妥正是但知利
口巧如三尺劍那知燈蛾赴火自燒身要知愛珠又思何計且看下
回分解

第二十回

正綱常法斬淫邪

存厚道強盲恩義

說愛珠小姐到園中討了兩次恩慢心上終放不下雲程思愛

怨一夜不曾合眼又做了許多巧語思量再去引誘雲程候至飯後

要到園中誰知來到園門正要走進只見一个小厮急急阻住道不

要進去侯命在書房內有事愛珠道我是進去得的不要你管說完

又要跨進被小厮一把扯住道侯命分付獨不許你進去若放了你

進去要打三十板哩愛珠道放屁你道我是何人如此放肆小厮道

你不過是夫人的結義姊妹罷了也不該開口就罵我放肆愛珠道

我那里是甚麼夫人結義的姊妹我是侯命原聘的夫人如今的夫

人是我使女你休得聽了他的話來得罪我我若對侯爺說了叫

你死在我手一面說一面又要走進被小厮一把叉出道呸我倒爲

夫人面上好好的與你說若論侯爺你便想他他却不來想你這

樣要遷就人不如來就我小厮倒還用你着哩愛珠大怒正要發作

只見一個丫鬟提了一籃花，在園中走出。愛珠看見，一發大怒道：「現在他們進去得怎麼？我獨進去不得。」小廝道：「他是奉夫人之命進去採花，你却忌礙花侯爺正惱你，胡纏獨不許你進去。別的原不禁他請你收了這邪念，向別處去尋人罷。侯爺是纏不上的，休得要討出醜。愛珠聽了，又羞又惱，又恨欲與小廝爭鬧，又來往之人不絕，都掩口而笑，不好意思，只得悶悶而回。欲要不去，又捨不下雲程，欲要再去，又要受小廝的氣，千思萬算，忽想道：「那小廝一定是無瑕，這賤人分付了他，獨阻我一人。」金郎那里知道我想金郎，雖見我的貌，還不曾曉得我的才。那小廝聽了無瑕，只阻我一人了。髮原不阻擋，我不免做詩一首再教了。小燕的話，叫他送進去，饒他佛菩薩，也不怕不動心。算計已定，就做詩一首，又詞一首，極言自己爲他守節之志。

責雲程罷了，裝負却他情義之意，做完就叫小燕來細細教了他說話。打听雲程獨在書房，就着他將詩詞送進原來。小廝爲雲程分付果然，只阻愛珠一人。小燕並不阻擋，一脚竟到書房，見雲程獨自一人在內，便走進去，磕了四個頭，呈上詩詞。雲程一手接詩，一面就問道：「你是誰家使女？」此字是誰人着？你送來的小燕道：「小婢是林家使女，名喚小燕，此字是我家愛珠小姐着我送來的。」雲程道：「我與你小姐並無瓜葛，如何送字來與我看？」你小小年紀，敢作紅娘的故事麼？可知我却不是張生，休得認差了人。」小燕道：「我小姐也不比鶯鶯，小婢也不是紅娘，小姐說他是侯爺自幼聘定的，夫人爲因守節不肯改嫁，受了許多苦楚，要求侯爺不負前盟之意，請侯爺看詩便知雲程果將詩詞一看。」詩曰：

妾是林家真愛珠

從今重結鴛鴦帶

爲君守節歷崎嶇
婢竊夫人應讓吾

復又有詞一首詞曰

守貞以俟不是逢場聊作戲喜得團圓猶讓他人占我先

留

年原聘燈下憑君仔細認才貌絕殊自識林家真愛珠

右調是減字木蘭花詞看完大笑道詩才果好只詩意甚是不通不說他爹娘負我反說我負了他且看他如此輕狂舉動也不像個正經守節之人且前日對我說夫人許多不正氣的話我想夫人十六歲嫁來猶然處子至今六七年相處相敬如賓一言不苟豈是不正之人卽此一言可見他的話就不實了。我前日正欲細訪奈又不好去夫人其餘又無人可問今看小燕必然盡知但好好問他必然

的須將刑法嚇他方能嚇出真情等計已定就問小燕道你

這自幼伏侍小姐的還是近來隨他的小燕道我爹娘就是林家的人小婢生長出來就服事小姐的雲程道既自幼伏侍小姐則小姐前後事情自然都知道的了可細細說與我知道原來小姐的一片假話都教了小燕來的小燕不愧不忙依小姐先前的話一字不改述了一遍雲程道據你說沈媽媽將小姐與你一同賣來的難道當初小姐出去投河你也隨去投河的麼此一剎小燕却未曾打点停了一會道小姐去投河小婢隨去勸他幸遇沈媽媽相救便隨着去的雲程道這就假話了小姐說我夫人也在他房中伏侍的那時你只八九歲夫人已有十六歲了怎麼你八九歲的前知去勸他難道年長的倒不去勸他麼小燕道那時夫人已睡熟了寔是不知雲程

道難道你小小年紀倒不要睡況且你若無知決然不去你累有知就該報知員外院君卽不然也該對夫人說知大家勸轉豈有八九歲的丫頭就能勸他轉來麼一派都是鬼話還不從直講來若再生字支吾叫你先受我拶指的刑法小燕道是是句句真話並不敢欺聯侯爺雲程道還說真言麼叫小厮將這小賤人撿起來小厮便將拶打扯出小燕兩手套上輕輕一收小燕已殺猪一般大叫道小婢寔是初進來的以前之事實是不知整侯爺饒怨雲程道胡說你方纔明明說自幼在他家生長的如今又說初進來的這等可惡收起來小厮又狼狼的一收小燕道侯爺饒命小婢寔是授刑不起雲程道只要你細細直講我便放你若再支吾莫說拶斷你手指我還有寶劍在此要斫你的頭哩小燕道若要小婢直說小姐知道刑

當不起還求侯爺饒命雲程道不妨有我在此直說了保你無事小燕一想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索性盡行說明就死還可稍緩遂將學師說親時院君炒鬧小姐要去尋死員外情極縊死救活當時小姐不肯嫁侯爺又要娶退又不能退只得將如今夫人代嫁的雲程道夫人究竟是何等樣人果是與你一般服事小姐的麼小燕道我可是他家生的夫人是外邊討來的就是石太爺的女兒雲程道那個石太爺小燕道就是住此石將軍的太爺雲程道是幾歲上賣來的他家爲何要賣小燕道夫人十二歲上召太爺醫死了人送在監裡夫人賣身救父員外院君討來伏侍小姐的雲程道代嫁之後小姐便怎麼樣小燕又要支吾雲程拔出寶劍就要砍嚇得小燕就將荷亭避暑利公子闖入私通先姦後娶隨翁上任直說到巡按拿訪百

姓打開一門俱死小姐躲避私通門子被人捉出理刑責打比賍拔
父以至父女成仇雲程止住道聞員外院君甚是愛他何不好說却
去拔他小燕又將員外脩札來賀小姐拒絕不見又給示封門一番
結怨于前故難好說後又發沈婆家官賣夫人不知討下船認出如
何相待一一說完雲程一想道此言一些不差我在揚州經過怪不
得曾車二年兄向我請罪說得罪令親我心中不解原來就是此事
這樣惡婦豈容一刻存留分付將小燕放了按正要算計處治愛珠
誰知愛珠見小燕去了許久不來自己走來打聽見小厮不在園門
竟走到書房正聽得將小燕放按心中一嚇恐小燕說破急急趕進
意欲還去胡纏誰知雲程正在大怒一見愛珠走進不覺怒上加怒

上把頭髮扯起寶劍就欲殺嚇得愛珠連連哀求雲程要

他自己供招小燕見勢不好急急趕進求救夫人夫人聞知也火
驚急急趕到書房見丈夫扯着愛珠只是要殺夫人上前相勸道相
公有話好講為何提刀弄劍起來雲程道夫人我與你相處多年難
道還不曉得我性情前日還虧你騙我說甚麼結義姊妹勸我收他
幸而我有主意決意不從倘然收不可不被他辱污盡了快請進不
要管他我斷要殺這淫婦夫人道相公且請息怒小姐卽有不是罪
不至於殺身還宜從容斟酌雲程道夫人怎說他罪不至於殺身若
論其罪萬剛猶輕今將他一刀殺死還便宜了他哩愛珠道奴家有
甚罪求相公講一明白使奴死也甘心雲程道你要我講明白只怕
你的罪擢髮難數哩你且聽着女人所重名節你也曉得一絲爲定
千金不移你自幼許我見貧窮有病就尋死覓活不肯嫁我致父親

清極自盜還騙我說守節投河你的節在那里非之一也女人又最重者是廉耻你獨處園中私通利氏之子先姦後娶廉耻喪盡罪之二也爲人要有仁心你嫁到利家隨翁任所見翁姑丈夫貪財害民你就該勸諫怎反助紂爲虐百姓盡皆切齒仁心何在罪之三也爲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你不見夫人因父有難情願賣身救父雖一時有屈如今現受一品榮封夫人何曾虧負他你這賤人公公偶署道印你父親備禮來賀即使你公公輕薄你还該暗地周全怎反從中阻撓拒絕不認卽此一端就該天雷打死罪之四也自古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與利公子先姦後娶臭味相投可謂情深義重的了怎麼你丈夫還在獄中你就私通下賤忘義貪淫至此極矣罪之五也人最不可忘本你被百姓捉出理刑責比追贓把父母體面喪

盡他不怨你也罷了你反拔害親父破家蕩產奔走他方罪之六也

爲人要知道恩義你發媒婆官賣地方上知你淫思無人要你虧夫人

罰你來家又待以上賓還勸我收你此恩此德天高地厚怎反在我

面前離間他恩將仇報罪之七也爲人要識時務你已背盟失節也

合安分悔過如何連次到我書齋希圖狐媚惑人豈知我秉燭雲長

焉能受汝狐媚罪之八也爲人良心不可喪盡夫人節義自守忠孝

兼全賣身代嫁一則爲親一則爲你嫁到我家見我貧窮惡疾絕未

有憎嫌數年同處相敬如賓從未一語入邪你就說他許多不正良

心喪盡罪之九也心腸不可太毒莫說夫待你如此恩德卽便有仇

宜稍存厚道怎就教我殺他人心惡毒一至于此罪之十也卽此十

乞命而已夫人急急上前止住道相公數說小姐十罪奴家也不敢與辯但妾代相公算計也有三不可殺雲程道何為有三不可以殺夫人道朝廷特賜上方宝剑要你斬除貪官汚吏勢惡土豪如何發軔之始先斬一婦人可不輕了聖上所賜麼一不可殺二則小姐曾許過相公雖則背盟原將奴家代嫁後來員外院君許多厚贈皆小姐而來的相公須看員外院君情面二不可殺三則妾身在他家數年小姐相待甚好今又是妾身留他在此若然殺了知道的還說小姐不好故為相公所殺不知道的定然說奴家妬忌攔掇相公殺的叫我這妬忌不義之名何處分派還望相公看奴薄面斷斷不可輕殺一面說一面也跪下去代求雲程有見急急扶起道夫人難道不知下官豈是刻薄的人只因此女惡毒已極若不早除必生大害說

完又要殺下夫人道相公既不聽奴所劝奴家根帶已露你堂堂侯府奴家出身微賤如何受得你的封誥你須早早另娶妾身即當退守空門看經念佛以終天年便了雲程道夫人何出此言松柏雖好不遇歲寒如何見其猶盛夫人若不賈身何由見你之孝下官若非貧窮生病何由見你之孝這正是天公要成就你我姻緣幻出許多更變使惡孽一掃而空上換分至于禍爾屈身一發無害不見韓信亦曾受辱一辱而後名建大功誰人道他微賤况你原身一過事一過事身行孝正是你的好處下官正思報答深恩夫人一面上鏡他一死但本境斷無一死一死地捱舖遞解逐逐人面已

金不穆

押出知難

愛珠此時也... 愛珠之後... 親母交拜了... 郎舅設席合家... 个个請酒又有本地鄉紳官府俱來送行雲程一概致謝因想一路去各官迎送纏繞必然擔擱恐違限期遂打發家眷從水路慢慢到任自己先帶了鉄純鋼石有光并諸將士從陸路先行正是不是一省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要知一路風光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報孫元破廟重興

逢故舊窮途得志

話說夫人尋在水路慢慢而行且說雲程率領諸將在陸路而行早到陝西界口許多兵將迎接前呼後擁十分威武不覺已到向年養病之所雲程想起拂塵情義要思報答分付住轎走進廟中拂塵不見只見許多人扯着無虛要打還有多少人拿着鋤頭釘耙要拆毀聖像見有兵將宣府進廟不知何故只得住手無虛脫身忙躲入灶窩中發顛想道只說盧大師已死其勢敗了徒弟與他爭論被他捉去今日境來拆廟我還說地方有公論不想他又到那里請了些兵將來今番斷要佔去的了你道無虛爲何如此說原來那廟是前朝皇帝造與國師住的廟基有二十餘畝大殿有六七座後有花園山水池亭臺閣無糧香火田一千畝道士數十房第一興頭的大廟只因近了盧太師的庄子漸漸謀去一半後來勢大竟全佔去了道士

若稍有違拗，非打卽罵，嚇得盡行逃散。只存小屋數間，無虛師徒住在內。卽雲程養病處，也不想盧太師賜死後，城中大房子盡行籍沒去了。只存這庄子，并估廟中的無糧田，廟府尊是他家門生，縣尊是他家長，隨出身替他朋比。隱漏未開籍沒之內，盧公子扶柩歸里，就住在庄上。地師看地安葬地師，看到廟基道此地就是個大地目。下正該興旺，若葬了真穴，富貴不必說。只怕做到帝王，還不止哩。公子大喜道：「此地總是我家的，恐聽點穴就是地師，又四邊一看，看到無虛的住屋，便道：『真穴在此屋內。』」公子就對無虛說：「要他出去拆毀，造墳嚇得無虛開口不得。拂塵道：『天爺陰地，不如心地好，勸你將就些罷。』」不要想別人的連自己的都送去了。公子見他說話有因，明明道隱漏之意，便大怒道：「這道士可惡，送到縣中去，叫知縣送他在監。」

不姓家人領命，果將拂塵捉去，領了做工的來，抹聖像，打老道。迺遇雲程到來，住手細問，方知是鎮西侯曉得是太師的對頭，急急趕回報知公子去了。無虛那里知道，還疑盧家請來的兵將，誰知雲程進廟先問拂塵眾人，不敢答應，去扯無虛出來，嚇得無虛竟要鑽入灶堂中去。雲程見無人答應，自己走進見眾人，亂扯無虛，無虛驚慌躲避，便喝退眾人，笑對無虛道：「老道不須害怕，你當初說死了百十年來做護法的，金雲程在此無虛聽得舉眼一看，雖氣象不同，聲音面貌也還認得。見他蟒袍玉帶，知已做了大官，只得起來磕頭乞命。雲程扶起道：『我昔年在此受你徒弟大恩，又炒鬧了聖像，曾許重修廟宇，取塑金身，今日特來拜謝，還愿誰來計較。你你徒弟在那里快請。』」

出來相會無虛聞言方大喜道如此說神聖果然有靈遂將廟宇始末盧家以前謀沽今欲拆毀造墳將徒弟捉去送監一一稟知雲程道盧家已經籍沒如何他兒子還敢如此橫行難道地方官不畏王法敢助他作惡麼無虛道府太爺是他家門生縣太爺是他家長隨出身誰敢拘他雲程道原來如此叫旗牌將令箭一枝速着府縣官去拿盧公子并請拂塵師立刻到來毋得遲誤旗牌官得令先到府衙到縣宣說令旨嚇得府縣魂魄俱無知鎮西侯是盧家對頭怎敢還顧情面一面差人盧家拿人一面就親到監中請出拂塵求他在鎮西侯面前方便拂塵竟摸不着頭腦不知鎮西侯是何人如何反要他方便未幾差人來回覆盧公子先有家人報知投河身死屍現在其餘家屬盡行逃散不知去向府縣更覺驚慌只得同了拂塵到

廟回覆只見鎮西侯遠遠望見拂塵親自下階一把手扯了道老師可還認得本爵麼十年前在此家你收留大恩今日特來奉謝拂塵舉眼一看方知鎮西侯就是金公子心中大喜連忙跪下磕頭道原來是金侯爺向日多乚得罪怎敢云謝雲程急急扶起命他同坐拂塵決然不敢被強不過只得在旁坐了雲程就喚府縣來罵道你這兩個狗官朝廷命你做府縣叫你替百姓申冤理枉不曾叫你替盧家做鷹犬盧公子何在府縣官連連磕頭道盧公子先有家人報知侯爺要拿他情極投河而死家人盡皆逃散獲到解上雲程道明明是你放走了敢來欺瞞本爵麼左右拿下帶到衙門重究拂塵慌忙跪下道在府縣官徇情固當重究但他二人實受盧家厚恩見他勢敗尚不有負也是一點好處况公子實係身死尸首可驗望侯爺寬

怨雲程道既師父討饒造化了他好好回家去罷打發府縣去後對拂塵道方纔你師父說此廟地基有二十餘畝無糧田有一千畝都被盧家佔去本爵到任卽仰藩司清理付還還說廟貌尚有舊樣可查可叫各匠公估照式造起要費多少錢糧本爵先着俞德送萬金來將就造起慢慢收下田租本爵再當奉來恢復舊業便了拂塵連連磕頭稱謝雲程當付銀一百兩爲香燭之貲然後拜辭神像起身到任去了嚇得地方向來欺道士的盡來請罪賀喜將一個窮道士登時間拍在九霄雲上連無虛也把徒弟奉承得了不得這他眼力如何這般好把窮病鬼留他住在此三年早晚燒茶送水服侍他我那時心上甚厭他不過只怪徒弟多事零星碎語不知說了他多少臨去時虧你还說將來全仗他護法我說等他護法好死了百十年

了那知未及十年就做了侯爺若不是他來此時聖像已毀去了我與你性命也难保了看起來竟是一個大護法以後我再不作主了拂塵道落難之人原不可輕賤他的從來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彼時不救他的難今日誰來救我的難無虛取出廟圖叫各匠估了作料一月後俞德果將一萬銀子送來拂塵接着大喜彼此稱謝擇日興工不半年已草草成局三年之後竟依式造完當初逃散的道士盡來歸附比前興旺竟成了一個聖境拂塵一無所事日夜打坐修真直活到一百餘歲無疾而壽終死時香聞數里一月而散此是後話且說金夫人隨卽同了翁姑父母下船起身一路趁便遊山玩景一日船到漢口驛前正要着人查點人夫只見岸上有幾個花子在那裏厮打口中道你既不當官就不該此地來叫化奪我的生意又敢

得一老者道叫化天下，去得我是別處人，暫時流落在此討飯，又不吃你驛裡的錢糧，如何要扯撞衆花子道：放娘的臭屁，你既是別處人，只該在別處討飯吃，誰許你在我地方上來討？齊七批住，要打適值俞德上岸，出恭下船，看見心中不平，上前喝住衆花子，見是鎮西侯船上大叔，便不敢動手，要上前告訴。那老者也要上前告訴，把俞德一相道：大爺好似蘇州俞大叔麼？俞德也將他一相道：你莫非是林員外麼？老者道：我正是蘇州林攀貴大叔，因何到此？俞德道：原來果是員外夫人，一到家就着人相請，說員外爲了官司，家產變賣出門去了，夫人不勝懸念，怎麼流落在此？員外道：夫人一向好麼？大老爺可曾回來了？俞德道：員外還不知麼？大老爺久已得勝還朝，封爲鎮西侯，已經上任去了，夫人與大老爺太夫人從水路上任，都在船

內員外大喜，又大驚，道：原來夫人在此，請問大老爺是誰？俞德道：是我家大老爺了，遂將彥庵被盜，留住父子相逢，同歸的話說了，便道：員外請少待我下船去，稟知太老爺與夫人，拿衣服來換了，請下船相會說完，急急下船去了。那些衆花子聽說盡皆嚇死，早有一人報知驛丞，驛丞就嚇慌了，急趕來問員外道：你與鎮西侯有親麼？員外道：鎮西侯是我嫡七親上的女婿，我女兒夫人，現在船中，方纔大叔已下船去，說了嚇得驛丞連忙跪下衆花了，齊七儘頭道：有眼不識泰山，望太爺饒恕。員外道：要我饒你們，也不難，只是你們方纔把我衣服都扯破了，我身邊積聚幾兩銀子，都搶去了，快七賠還了我，便罷。驛丞明知他要詐銀子，急取出兩錠銀子，叫衆花子也急七湊出，共成四兩，送與員外。方住，只見俞德已拿了衣帽靴襪上來，與員

外換了、一同下船、先到彥庵船上、彥庵已在艙門迎接、道親翁久違了、員外一拱、直打到地道、親翁太老爺恭喜賀喜、末親無那一日不想念、今日幸會、使末親與有榮矣、彥庵道、小弟江中遇盜、小兒患病、顛連久已、不齒于侪類、幸賴鳩婦賢德、石親翁醫治、微倖得有今日、怎如今愛才貌雙全、令坦責介公子、令親翁本省上臺、其榮更當何如、小弟正要恭喜、員外聽說、嚇得開口不得、惟有連七打拱、踴促不安、彥庵方呵上大笑、道、親翁不必如此、以前之事、我已盡知、不問親翁薄情、都是令愛看事不破、只道貧窮、終是貧窮、富貴的、終于富貴、那知總有命在、幸虧替身甚好、小兒倒因禍得福、遇此佳偶、運性命功名、都是他成就的、然亦虧親翁屢次厚贈、方有盤費、考試小兒也、決不相負的、請問親翁何故遠出、近况若何、室眷何在、員外道、一言

難盡、小女不肯親翁、伏知末親也不敢相瞞、末親家中也頗也過得、都是這賤人起、初與頭不認、後來扳害累賄、害得寸草無存、安身無地、多蒙令郎以前家信回來、約我進京、共享榮華、彼時有事未去、後來無處安身、帶了敝房小女、意欲到令郎處、暫且安身、不想到京、令郎出征去了、夫人又回來了、只得依舊回家、來到此地、盤費已盡、至親三口、進退無門、幸遇白衣庵女僧、留敝房小女、相幫末親、係男人不便、留住獨自一個、只得求乞度日、今遇太老爺、猶如絕處逢生了、彥庵道、好說、既是親母、小令愛在庵、可一齊接下船、同往西安、再處員外、連七叩謝、夫人在那邊船上、聞員外與公公會過、即着人請過船相會、重訴苦情、夫人十分傷感、就着俞德帶了秋桂、春杏、喚兩乘轎子、并衣服首飾、隨員外到庵、迎接院君小姐、且說院君小姐在庵

那些尼姑好不惡刻一日只與他幾碗薄粥粗重生活都要他做還道做得不好不時打罵趕逐二人苦無去處只得隱忍那日正因扛水偶然失脚潑濕地上尼姑等齊上打罵要趕他出來院君小姐跪着相求適值員外某叩門進去看見便道院君女兒快起來有出頭日子院君抬頭一看見員外大帽烏靴身穿華服後隨兩個女子滿身綉絹急與小姐立起上前一看認得是秋桂春杏急問你們從何到此二人道小婢奉夫人之命特來迎接院君小姐繒包內衣服首飾請院君小姐更換轎子在外快請下船院君道夫人回家已久怎麼船總到此春杏道夫人京中到家已半年多了如今大老爺得勝回朝封鎮西侯已上任去了今夫人到陝西任上去哩院君大喜道原來如此可喜可喜卽打開繒包見衣服首飾甚是齊整母女二人

換了正要上轎只見衆尼姑問明來歷各各驚慌齊向院君小姐請罪院君不理小姐道人情世態个个如此我們向日流落也虧師父們收留母親決不計較你們快快請起不要使我們友齊不安尼姑俱磕頭道小姐如此大量將來定然宏福齊天母女二人上轎不片刻已到船中夫人迎接下船說母親小姐來了麼我前日一到家就着人奉候說一家都出門去了甚是懸念院君道多謝我兒夫人恭喜賢婿官封顯爵我兒誥封一品方知相士之言一些不差只我大狐狸不知怎麼樣了如今小女兒終身尚無着落相士曾說他有夫人之分全仗我夫人提攜夫人道小姐之事一到任所與和公商議包他一位夫人使了只大小小姐說起寔是可傷院君道我兒夫人你曉得他的下落麼夫人便從官賈討回直說到他自己說被殺

被逐而住院君道真正天下第一个賤人了夫人如此待他他反自
已說破難怪賢壻要殺他那時夫人不該勸這樣賤人忘廉喪耻殺
了倒乾淨如今到別處去又不知怎樣害人哩正說間只聽得外邊
掌號開船在路迅速不久已到西安雲程已着諸將莽遠遠迎接自
已也擺了半朝套駕出來相迎正是一子受皇恩合家食天祿未知
到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七卷終

金石錄全傳卷之八

第二十二回 宮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兩忠遇難

詩曰 姻緣難逆料造化常顛倒才貌自矜誇一敗如秋草曾
說姝無才容顏欠姣好豈敢嫁公卿只堪棄其縵誰知賦桃
矢居然一大老雖非美而文統兵守豐鎬海寇猝難平朝廷
命征討一戰又成功合門加旌表孰謂相無憑于今身自皂
女子別貞淫配偶天然巧

話說金云程接准父母妻子并岳父母員外院君小姐等到得衙署
眾人一看只見堂高教丈屋宇深沉房重有間盡是雕梁畫棟圍亭
一座無非臺閣亭池左右數間公館鐵石二將分居門前一帶班房
書房輪班各守替堂的都是文臣武將袍甲鮮明守門的盡皆劊子